

鼓浪屿文史资料

第四辑



鼓浪屿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厦门市鼓浪屿区委员会 编

1999年8月

目 录

纪念鼓浪屿解放50周年

挥师南下 直取厦门	宋忠贤	1
为解放厦门献身的王兴芳团长	林 拓	12
解放鼓浪屿纪实	林建福	20
黎明的回忆	洪声文	25
接管鼓浪屿四十天的工作总结	厦门市档案馆供稿 吴仰荣整理	31

八年艰苦斗恶魔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鼓浪屿的暴行和鼓浪屿

人民的英勇斗争	张宗洽	37
---------------	-----	----

日寇狱中囚难记	卢铸英	51
---------------	-----	----

鼓浪屿人发起筹建延平公园的缘由

——黄仲训侵占和归还日光岩郑成功遗址

的一段史实	洪卜仁	54
-------------	-----	----

英华足球史话	邱玉崑	63
--------------	-----	----

鼓浪屿三十年代的大火灾追忆	陈全忠	69
---------------------	-----	----

独耸重霄阅古今

——记韩国磐教授	彭一万	72
----------------	-----	----

记中国海关史研究的开拓者陈诗启教授	张宗洽	93
-------------------------	-----	----

卢铸英自传	卢铸英	103
-------------	-----	-----

鼓浪屿的一个洋人帮会——“共济会”揭秘·····	房建昌	105
中山图书馆的七十年沧桑·····	江林宣	111
抗战前的福民小学和闽南职业学校·····	何丙仲	119
龙溪山色绕芳池		
——记台北板桥别墅·····	彭一万	127
鼓浪屿的发源地——旧庵河·····	范寿春	137
鼓岛早年的广告业·····	范寿春	140
鼓浪屿掌故数则·····	杨纪波	143
鼓岛关口旧事·····	杨纪波	149
鼓浪屿地名对·····	章 夏	151
鼓浪屿开业医生调查资料(1884—1949年)·····	陈全忠	152
鼓浪屿历史档案(二则)·····	厦门市档案馆供稿 吴仰荣整理	16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厦门市鼓浪屿区第四届委员会··		185
补白:池上翁重游日光岩诗·····		19
蓼花风·····		36
《游古浪洞天》·····		50
“杜览伯”·····		53
足球史料·····		62
艺术之乡·····		71
说 亭·····		102
许春草怒打“矮仔洪”·····		142
鼓岛曾诞生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148
鼓岛井水·····		166
闵加力太太·····		185

挥师南下 直取厦门

宋忠贤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追歼着蒋军残敌。就在这时候，进军福建的滚滚铁流，战胜炎夏酷暑，一举歼灭福州守敌，各路兵马开始挥戈南下，迅速起了漳厦战役。这一仗，既是我军在大陆上对国民党反动军队实行战略追击的最后行动，也是我军战斗史上首次渡海登陆作战。

（一）

福州守敌被歼后，蒋介石转为固守厦门为中心的沿海一线，以确保台湾安全。他特地着亲信汤恩伯任伪省主席兼厦门分署主任，统一指挥第八、十二、二十二兵团。特务头子毛森也被委任厦门警备司令。根据这种情况，兵团命令我们首先歼敌大量有生力量于大陆，然后转而进攻厦门，以防止敌人过多兵力向岛上龟缩。

9月17日，我团接到命令，从南安官桥向同安推进。这是厦门外围战斗的第一仗，上级要求我们不能让敌人逃走。听说要攻打同安，同志们身上的疲劳都消失了，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连营干部纷纷抢着打主攻，当尖刀，部队战斗情绪十分高昂。当时，我们对同安守敌布防情况不够明了，在战斗发

起前，侦察参谋韩春玲要求带两名侦察员化装前往侦察，团批准了他的要求。下午，他们从古宅出发，边前进，边侦察，接近到城东一个小山包时，远远就发现敌人两个哨兵在游动。他们借了老乡的劳动工具，装做从田里干完农活返回家的样子，向哨兵一步步接近。“干什么的？”敌哨兵端着枪大声吆喝起来：“快通报从哪里来的，要不老子开枪了。”他们一面前进，一面作了回答，并故意说，发现前面村里好像有共军小股活动。敌哨兵信以为真，便责令他们详细谈谈发现的情况。韩春玲同敌人交谈的过程中，暗暗递眼色给另两个同志，乘敌不备，出其不意，将他们击倒在地。随即，急速扛着俘虏返回来。从俘虏嘴里得知，县城守敌为福建省保安第二纵队司令部率保安第一、二、五团及县自卫队。按照上级电报指示，此战由我团和兄弟团两面攻击，当兄弟团断了敌人往厦门或漳州方向的退路，就立即发出总攻信号，而后一起动手。但是，一直等到天都快亮了，还不见总攻信号。大伙心里都很急，显然，攻击时间不能再拖了，我和团长商量：上级的命令是今夜进攻同安，歼灭当面之敌，这是既定的任务，况且，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切准备，一线突击连队已经推进到进攻出发位置了，应当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不失时机地投入战斗。于是，我们毅然向守敌发起了攻击。一时间，火光闪闪，杀声震天，敌人万万没想到主力部队这么快就兵临城下，顿时乱作一团，仓促进行抵抗。我团五连攻击城东一个山包，战士们如猛虎扑上去，随后一直插到伪县政府。他们发现前面声音嘈杂，黑影蠕动。起初以为四连插过来了，仔细分辨才觉得不对劲，调头迅速占领有利地形，用机枪、冲锋枪猛烈向敌人扫射。四连趁五连的胜利，一鼓作气插到城西门，割裂了敌人，切断了退路，尔后，一起把敌人堵在城内各个街道，迫其欲打不成，欲退不得。一股股将其歼灭，大约只花

了半个小时，部队就攻占了同安县城。

正当我们在同安城内进行激烈战斗，敌保安第三团由马巷沿公路赶来增援。原先，我们也估计到这一点，但不知敌人来得这么快，兵力这么多。情况非常危急，我们有腹背受敌的危险，这时从攻城部队中抽出过多兵力，显然是不可能的。面对攻城和打援两个任务，团当即命令其他部队继续按原战斗方案围攻残敌，让一连开始向城外方向出击，堵住马巷方向的这股敌人。保安三团已经推进到离县城很近的公路上，只是未敢贸然前进，爬在公路西侧观望。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团追击炮连沿公路向前。转移阵地过程中，和保安三团意外地卧倒在一起。天色灰蒙蒙，双方都分辨不清，谁都想摸一下对方的来路。炮连连长王保友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隐约看到周围都是穿国民党衣服的，起初还认为是那个部队补充的俘虏，便大声喊道：“你们是哪部分的？”对方没答应。他觉察苗头不对，可又不能公开叫战士们撤，因连队都是火炮，没轻武器，要是被敌人识破可麻烦了。其实，战士们眼尖得很，瞬间都清楚是同敌人遭遇，一个个在看着连长。王保友急中生智，用手向公路北一挥，战士们迅速跃起，飞也似地跑到公路北侧山头上。保安团长走了过来，气势汹汹地对着王保友骂道：“把兵带得这么乱七八糟，往那里跑什么？”王连长回答说：“我们要赶快占领阵地，否则就不能掩护你们打进城了。”就这样，炮连安全摆脱了敌人。当炮弹在保安三团头上倾泻，他们还蒙在鼓里呐。天一亮，顽固的保安三团，仗着人多，仍然向县城里进逼，妄图夺取生路。敌人在我一营屁股后头打得很凶狠，直接威胁到一营指挥所。双方激烈地展开争夺，最后营里把通信员、担架排都用上去了，营长身负重伤仍坚持率领战士们与敌人继续战斗，他瞪着仇恨的眼睛，指挥仅有的杂勤人

员，勇猛地冲向凶恶的敌人。在磅礴的气势面前，敌人手软了，胆寒了。在酣战的时刻，支援的部队已冲杀了过来，很快把这股敌人压缩在狭窄地区全部歼灭。

这样一来，我团其他营连对城内敌人顺利地进行了分割、包围。顿时，守敌惊慌失措，渐渐招架不住，谁不投降都逃脱不了被歼的命运。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丢弃的枪枝弹药和其它军用物品。有些逃窜之敌刚一出战，又被担任阻击任务的兄弟团一举围歼。上午9时左右，战斗结束，这一仗，歼敌2000余人。战士们唱着战歌目睹一队队俘虏耷拉着脑袋，无精打彩地从自己身边走过。

时至25日，我军各部队又相继攻克了角尾、漳州、嵩屿、屿仔尾、海澄等地。厦门外围战斗胜利结束，俘敌六十八军参谋长以下官兵1万余人，使我军会同兄弟友军，构成了对厦门岛月牙形包围的态势。

(二)

为争取战机，各路部队云集厦门外围后，马不停蹄投入了越海作战准备。

我团这时已进至海澄的浮宫一带，进行了战前动员和训练。这些日子，指战员听了人民群众的血泪控诉，听了地方同志介绍毛森等匪徒在厦门大搞法西斯迫害的罪恶行径，恨不能马上飞越海峡，把五星红旗插到厦门岛上，以实际行动向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献礼。

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不少，当时，最头痛的问题是，蒋军逃窜大陆之前，对沿海村庄大肆抢劫，劫走或破坏了大部分船只，没有运载工具，渡海作战就是一句空话。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快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记得，我侦察分队向闽南挺进时，坚持敌后战斗的游击队已主动取得了联系，他们活跃在南靖、漳州附近，紧密配合大军行动。我团到了海澄的白水营一带，那里的地下党和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也给我们带路，介绍敌情、民情等。群众由于接受了党的教育，夹道欢迎大军的到来，有的还放起鞭炮，送来鸡蛋和茶水，使我们这些从山东过来的干部战士，不禁想起了老解放区军民鱼水般的深情。现在，我们解决船只遇到困难，自然得到了地方党、游击队和青年学生的大力协助。由于部队成份大多是北方籍，几乎没人会说闽南话，地方党就从游击队和青年学生中，选了一部分人派到部队当翻译，而且，组成一支支工作队，配合我们逐村逐户去发动群众筹粮借船。当时，因为有些渔民被国民党反动军队抓苦了，一听说我军筹船，存有惧怕心理，个别人还把船只藏了起来。通过耐心教育，启发阶级觉悟，很快又造成了一个为大军献船的群众运动。这期间，涌现了许多壮烈的故事。负责鼓浪屿越海作战的某船工大队，有个50多岁的老大娘，人家管她叫张锦娘，全家10多口人，子孙满堂，共有4条渔船，生活较富裕，可为了解放厦门，这个没有文化的渔家妇女，却是如此深明大义。征船之初，大娘率同丈夫儿子和所有船只参加了登记，并反复要求让她也加入船工队伍。那时，根据规定，年壮的男人才准许出海参战，对于50多岁的老大娘，理所当然得“拒之门外”，可是，她坚持非为大军划船不可，说：“解放军拿枪同反动派拼命，让我去划划船还不应该吗？我年纪虽大一点，但解放厦门也有一份责任。”对于这种老人，除了顺从她的意见，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领导上只得准许她参加支前。水上演习开始了，她不顾年大体弱，晚上划船，白天还尽心尽职看管着船只。那些天，蒋军的飞机经常在

沿海、沿江骚扰，船只只是主要目标，一旦发现就扫射轰炸，我们有少数船，就是这样被炸毁的。部队同志怕大娘有个三长两短，几番劝她上岸，可为了保护船只不受损失，她始终不肯。后来，这位可敬的大娘，在越海战斗中，同她的丈夫、三个儿子和三条船都全部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解放厦门中，像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他们为求翻身得解放，表现出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创造出许许多多光辉的业绩，不少船工原先都是渔民，他们长年累月生活在水上，以船为家，如今，为解放厦门，都能无条件地将船只献给部队使用，在很短时间内，我军在九龙江和沿海一线筹集木帆船300多条，动员船工千余人；加上部队本身抢造了一些船只，拆下美式大道机汽车发动机，改装了十多条机帆船，使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基本解决了。

此后，根据我军的登陆突破方向，某师有60多只木船，需要从九龙江经陆路运往马銮，保证渡海登陆作战需要。老乡们得知这消息，又主动配合部队整修已被破坏的漳嵩公路，在海滩上垫着自家准备盖房用的木柱，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拉的拉，推的推，把船硬弄到陆上，再帮助装上汽车、马车或用好几架牛车连接起来，运往登陆场。有了船，部队开始紧张的登陆训练，因成员多是北方的“旱鸭子”，不少人还是第一次见到大海，船工们便以自己毕生的航海经验，向战士们传授航海知识，帮助熟悉水性，掌握潮汐规律，有些船工甚至陪同指战员日夜苦练。

（三）

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0月15日傍晚，我们开始登船了，战士们兴高采烈爬上驳船和舢舨，向岸上欢送的人群

挥手。这时，雄浑的口号声与涨潮时分的海涛声相和，一齐震荡着海空。

东南方徐徐送来微风，浩浩荡荡的船队，像离弦之箭向鼓浪屿射去。我们驶出浮宫港湾，看见了“济南第二团”的船队在前头，劈浪前进。两股队伍合到一块，几百根桅杆，犹如拔海而起的一片没有树叶的森林，海面上十分威武壮观。

但是，谁也没料到，一出九龙江口，东南风已转为东北风，风力由三级增至七、八级左右，又逢涨潮，海里翻卷着一排排浪头，布下一道道峡谷，顶风顶流，使船只海中打转，花了很大的力气，它还迟迟不前。在大风的袭击下，船队零乱了，特别是那些只能勉强坐一个班的小舢舨，一个海浪向船头猛扑过来，似乎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出港时，一艘机帆船牵引七八只小船，速度也比用手划桨摇橹快得多，但缆绳一刮断，小船开始被风刮得向后倒退，我们被顶在三股水流交叉的海域，前进严重受阻。战士们在船老大的指导下，只好用桨橹等划水工具，艰难地前进。这是眼下唯一能解决顶风行驶的办法，当然也最危险，弄得不好就会翻掉，何况又是处在敌火威胁下。可是，谁都顾不上考虑危险，只要能摆脱像蜗牛蠕动的局面。慢慢地鼓浪屿离我们越来越近，现在它却死一般寂静。难道敌人毫无觉察？我们心里都很诧异，尽管部队的行动注意严格隐蔽和保密，但我们毕竟是暴露在一无遮拦的海里呀。

离岸只有几百米了，突然，照明弹划破漫黑的夜空，把海面照得如同白昼，一条条火舌飞闪在船队的周围。一股股被炮弹炸起的冲天水柱，把船时而推向波峰，时而甩下浪谷。有的船篷绳被打断了，有的船被打漏了，也有的船被打沉了。最艰难的时候，我们又和上级中断了联络。我随一营指挥船前进，联络了许久，才收到兄弟团向师里发的一份电报，只有几个

字：“风大浪大，前进困难。先头连失去联系。”不用说，他们同样处于困难之中。几乎所有的指战员都意识到：考验自己独立作战的时刻到了。他们以船为战，以班为战，甚至个人为战，边实施火力反击，边奋勇前进。干部、战士、船工、水手，互相鼓励着：快，冲上去就是胜利！为了厦门人民的解放事业，大家在紧急关头，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每条船，每个人都奋不顾身抢滩登陆。前头的船被打中，后头的船继续冲上去，有的船打破了，战士落于水中，就游着水，抱着破船板，搏风击浪，奋力泅近海岸。我团四连二排长栾培华抵滩时，船工不幸伤亡，战士们也牺牲过半，因不熟悉水性，船又被风刮回海中，恰好他碰见本连的另一只船，就把两船的伤员移到一条船上，派人返回。尔后，他坚定地对战友说：“厦门人民在等待着解放。我们的血要流到海滩上、日光岩上才有价值，如果同志们没有忘记誓言，就让我们一起作最后的努力吧！”大伙一致同意排长的意见，于是，他又率领未负重伤的战士，重新驶向突破点，投入了艰难卓绝的激战，八连副连长辛文华在船只遭敌压制，船工伤亡的时候，冒着密集的弹雨，果断地指挥大家跳下水，向海面上游去。战友们在身边倒下了，辛文华和唯一的一个战士，继续发起攻击，并趁着敌人混乱，消灭了海边地堡里的敌人。他俩占据了 this 支撑点后，敌人用成排的兵力，一次次向他们轮番攻击，叫他们投降，然而，回答敌人的只有仇恨子弹，较量一天，敌人落得在地堡前面丢下了十几具尸首。

向鼓浪屿发起攻击的时候，多少年轻的战士，多少优秀的船工，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的亲密战友、“济南第二团”团长王兴芳同志，就是亲自率领一梯队抵滩，被敌人的猛烈火力压于水际，不幸身负重伤，光荣牺牲的。眼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去，鲜血把海水都染红了，战士们怒火万丈，高喊着：

“为死难的烈士报仇！誓与敌人拼到底！”的口号，不顾一切地迎着纷飞的弹雨前进。有的战士腿被打中了，仍坚持摇橹划桨，有的战士身负重伤，还爬着去炸开鹿砦、铁丝网，有的班、排在敌人成连成营兵力反击下，弹绝粮尽，就用枪托砸，用船桨打。某师炮兵营二连指导员赵树堂，指挥一只船强行登陆后，率领剩下的十名战士一举突破敌前沿阵地，插进纵深，占领了日光岩两侧制高点，从侧面向盘踞岛上的敌人袭击。他们孤军作战，被敌人重重包围，坚持到第二天，战士们大部分阵亡了，赵树堂抱定和敌人拼到底的决心，冲出包围，继续在转移中打击敌人，最后，终因寡不敌众，他面对着扑上来的敌人，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这场浴血奋战，终于使敌人动摇了，绝望了。第二梯队 in 西北侧方向登陆成功，攻占了要点，随即向准备登船逃窜之敌发动猛攻，敌人完全如惊弓之鸟，满岛乱窜。战士们把深仇大恨凝结在弹头上，让火舌吞噬着敢于顽抗的残敌，用刺刀把敌人杀得东倒西歪，迫使走投无路的残兵败将，只有乖乖放下武器。

在鼓浪屿登陆作战展开的同时，几路大军已从几个方向把铁拳砸到了打滑头仗闻名的刘汝明兵团头上。我军另一支部队已于15日夜里，在石湖山、寨上方向实施强行登陆。他们一下船，就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某团八连三排（后荣获厦门登陆先锋排称号）朝石湖山开进时，船离登陆点还有二百米左右，就搁浅了，战士们只好跳下船，艰难地在没膝深的烂泥中跋涉，为了尽快登上岸去，前面一个战士站在烂泥中，把机枪架在肩上，后面的机枪手边挪动边打。登上石湖山，他们又被铁丝网拦住去路，海滩的一段战斗，炸药包被溅上海水，失效了，他们就从上面爬过去，每个战士的衣服都被撕得一缕缕，浑身刺了好几道口子，他们高举着五星红旗前进，一个倒

下,另一个接上去。打到后来,全排只剩下12个负轻伤的战士。这时,从两边地堡里冲出100多敌人,包围了他们。副连长身负重伤,躺在地上指挥:“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这场鏖战中,12名战士和一营敌人,整整对峙了一个早上,打退了五次反冲击,子弹打完了,敌人像被捅了窝的蜂子,乱哄哄地涌上来,战士们等靠近时,就亮起明晃晃的刺刀,像银光闪电,迅疾地逼到敌人胸膛,白刀进去,红刀出来,没死的连人带枪当了俘虏。

这时,该团一营在寨上突出部与敌人展开了争夺滩头的激战。因靠海边的礁石上,敌人修筑了一个大地堡,机枪疯狂地封锁着海面,战士们被阻止在泥滩里不能前进。新战士陈勤见战友爆破没有得手,就坚决要求让自己完成这个任务。他靠近了地堡,送上第一包炸药,打在射口边上没有响,又沉着地送上第二包,这下飞进地堡里了,可敌人机枪依旧突突地叫着,他心里紧张了一下,立即明白了:炸药因海水浸湿失效了。他怀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把第三包炸药送上去,还是没有响。刹时,陈勤浑身血液膨胀起来,为尚未完成任务而焦急。尖啸的枪声,像刺骨的寒风一样怪叫,唤起了他对牛马生活的回忆。他深情地回头一瞥,猛然从地上跃起,向着地堡射口扑去,敌人的机枪哑了,后面的战士冲上来了,战士们在地堡前找到陈勤,他紧闭着双眼,还有微弱的呼吸。从俘虏口中才了解到:当陈勤扑向地堡时,敌人正在换机枪梭子,一看有个黑影堵住了射口,以为有人送炸药上来,吓得撂下机枪争相逃命,于是陈勤从敌地堡孔爬进去,拿起敌人的机枪向敌人猛然射击,为部队打开了前进的道路。

16日3时许,我军各个部队先后在厦门登陆成功,敌人眼看大势已去,顿时军心大乱,战斗持续到17日拂晓,敌人被杀得尸横街巷。我们登陆部队像海浪般呼啸而进,厦门战役胜利

结束了，我军共歼敌27000余人，蒋军固守厦门的美梦彻底破灭了，美丽的海滨城市，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厦门战役已经过去45年，每当我回忆起这难忘的峥嵘岁月，每当我看到那飘扬的五星红旗，每当我走过英雄山、烈士墓、纪念碑的时候，就油然想起那些为革命流血牺牲的战友和同志，就想起了那血与火的动人场面，就激动不止，倍感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而作为幸存者，肩上挑的担子又是何等重呵！回顾以往，展望未来，让我们厦门地区的军民，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继续保持当年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拚命精神，为开拓发展厦门地区的新局面，团结战斗，高歌猛进。

——转载自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漳厦战役》，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为解放厦门献身的王兴芳团长

林 拓

在厦门“海上花园”鼓浪屿东南角上，在民族英雄郑成功塑像身旁，有一座刻着“烈宿同归”“亿万年长”的墓碑。这里安葬着1949年10月为解放厦门而光荣牺牲的第二七一团团长王兴芳烈士。

45年来，每当清明时节和厦门解放纪念日（10月17日），厦门的许多老人、青年和戴着红领巾的孩子，都怀着崇敬和感激的心情，献花圈或送上几束鲜花和松枝，祭奠和悼念光荣殉国的忠勇烈士。驻在漳州营房的“济南第二团”年年都派干部、战士到这里来悼念他们的老团长，讲述他的英雄事迹，向一代一代的年轻干部、战士进行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教育。当年曾和王兴芳同志一起南征的战友，现都已两鬓染霜。他们来到烈士墓前瞻仰默念，回忆着那战火纷飞的岁月和在战斗中结下的深厚情谊。

我在解放战争初期参军之后就在王兴芳同志所在的团队里，从一个学生兵到连队基层干部，在他的领导下度过了两年多从艰难到胜利的岁月，受他的教益非浅。每当来到他的墓前，他的音容笑貌，他与干部、战士亲如手足的革命情谊，他严肃而诚实的军人品质和他在战斗中的英雄气概，至今仍历历在目。

从码头工人到优秀指挥员

王兴芳同志于1911年出生在山东省潍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4岁当学徒，后来在胶东招远金矿当过矿工，在渤海湾轮船上当过水手，更长的时间是在龙口海港码头上扛大包卖苦力。十余年间饱受旧社会的老板、船主和封建把头的剥削和压迫。苦难的生活养成他具有反抗压迫、崇尚正义的高贵品格。他曾在龙口金沙滩带领300多码头工友进行罢工，赶走了封建把头，成立过工人自己的组织。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怀着抗日救国的愿望，曾一度参加当地军阀的队伍当兵。但当他看到的国民党军队欺压群众，消极抗战、官兵对立和种种黑暗腐败，四个月以后，他又回到码头工人中间，在我党的影响下开始进行革命活动。当时正值组织码头工人进行军训，深受工友们拥护的王兴芳同志被推选为连长。1939年2月日寇侵占龙口时，他毅然率领130多名码头工人参加了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八路军胶东五支队六十二团。从此，兴芳同志便开始了革命军队的战斗生涯。同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升任为班长排长。1940年9月部队在莱阳城北山与日、伪军的一次激战中，兴芳同志所在的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在这紧急关头，他挺身而出，率领全连同志与敌人连续进行7次冲杀，终于打败了敌人，取得了胜利。当即在战场上被提升为副连长。1942年至1945年我军处在一面抗击日寇，一面反对国民党投降派夹击的艰苦、复杂的战斗环境中，兴芳同志一贯地表现坚定勇敢，都较好地完成战斗任务。在保卫与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他历任胶东五旅十三团五连连长、二营营长、北招（远）县大队副大队长、县独立营营长和北海军分区特务营